

11岁时父亲去世,母亲改嫁,9年来和弟弟相依为命
走出深山到郑州,想找到好心人帮弟弟上学
年仅20岁,脸上写满憔悴

“眼泪早已哭干”的眼睛却饱含希冀

“我上不了学,要帮弟弟走出去”

弟弟让人很担心,“他不爱说话,好像把自己封闭了起来”

读者来电

袁女士:我的好朋友董艳丽,今年20岁,家住在栾川县叫河乡新政村的深山里,条件差,生活很困难,爷爷、奶奶和父亲在2002年和2003年相继去世,母亲改嫁,董艳丽当时只有11岁,弟弟9岁。9年来,董艳丽一直供弟弟上学,现在实在供不起了。我的这个朋友命太苦了,你能帮帮她吗?

见习记者 鲁慧/文
晚报记者 马健/图



谢谢读者袁女士提供这条线索,请来晚报领取50元稿费。

20岁女孩的故事

年轻的脸上写满憔悴,说自己的眼泪早已哭干了

昨天上午9点,记者见到了要求助的女孩,一脸羞涩的董艳丽。粉红色的T恤旧得已快看不出原来的颜色,本应青春飞扬的脸庞看起来只有憔悴。

坐下后,董艳丽拿出3本日记,开始讲述她的故事。

“有的时候真是不想提起这些事,2002年到2003年,我家发生了太多事,2002年2月份,我妈改嫁了,6月份,我奶奶去世了;2003年1月,我爸去世了,3月份,爷爷也去世了。”20岁的董艳丽说起这些,没有流一滴眼泪,她说她的眼泪早已哭干了。



董艳丽和她的几本日记

11岁那年失去3位亲人,妈妈也改嫁了

在一年之内妈妈、奶奶、爸爸、爷爷都离她而去,她只有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董占国跟着三叔过日子。那一年,她只有11岁,弟弟9岁。

跟着三叔的日子并不好过。“三叔对我很不好,但我们那儿穷,三叔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养,没办法我只有辍学了。”董艳丽说。

“我爸比我妈大15岁,后来我爸病了4年,过得也不好,我妈就改嫁了。改嫁后,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妈妈过得并不好,手里也没钱,更帮不了我们。”对于妈妈的改嫁,董艳丽看得很淡,她和母亲的关系很疏远。

辍学后,11岁的董艳丽操持起了家,下地、做家务、照看三叔家的孩子。“我觉得在三叔家吃住,就想帮他们干点活。”董艳丽说,多干点活她和弟弟在三叔家住才能踏实点。

她和弟弟在三叔家住4年,之后就去叫河乡打工去了。

经过坐摩托车,乘班车,徒步,坐大巴才到郑州

“来趟郑州真不容易,快一个月才到。”董艳丽整整自己的衣角,有些沉默。

“你怎么走了那么久才到,你怎么来的?”

“我走一段路,拦拦车,走了20多天到伊川县,到高速那儿不让走人了,才坐车到郑州的。”董艳丽说。

4月中旬,董艳丽从她的家乡洛阳市栾川县叫河乡新政村坐摩托车来到叫河乡,再从叫河乡坐车到栾川县,本来想到栾川县城看正在栾川职业中专上学的弟弟,但弟弟正好回家没碰上,就直接从栾川县城开始徒步来郑州。

“我去年来过一次郑州,就按印象中的路走了,不知道的地方再问问路人。”董艳丽说,凭着当时来郑州的记忆,经过20多天,她从栾川县一直走到了伊川高速入口处。

“这些天,饿了,我就在路上买点馍吃,晚上就找好心人家住,走走停停。走到伊川县高速口那儿,人家不让过了,我只好在那儿坐了到郑州的车,我本来想着走路来郑州的,我来的时候只带了300块钱,还不知道到郑州能不能找到好心人,想着能省就省吧。”

弟弟让人很担心

“他不爱说话,好像把自己封闭了起来”

昨天下午,记者联系了董艳丽的家乡栾川县叫河乡新政村村支部书记刘玉闲。

“我们都会伸出手来尽力帮助她,我也希望能有力量有爱心的人,能帮帮艳丽。”刘玉闲说,董艳丽姐弟的身世很惨,没有收入,就是靠到河里挖沙、装石头赚点钱。

董艳丽的弟弟董占国现在已经在栾川县职业中专上学,记者联系到董占国的班主任张帅卿。

说起董占国,张帅卿很发愁:“他不爱说话,好像把自己封闭了起来,什么都不跟我们说。我知道他家里的情况,有时候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,他也不吭声。他现在每年要交1660元的学费和书费,我们学校考虑到他家里困难,都是让他分批交的。”

姐姐的希冀

家贫,自己不上学了,要帮弟弟走出去……

“我之前在叫河乡一家面馆打工,我能挣到钱,就可以供我弟弟上学了。”董艳丽说,当时由于没有条件,她只上到小学五年级,现在她很想让弟弟好好上学,打工的钱基本都是给弟弟上学用,虽然很多学费都免了,但生活费还是要钱的,她只有靠打工挣钱供弟弟上学。

董艳丽说:“我这么远来到郑州,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找到好心人帮我弟弟上学。”

看到有人把银行卡忘到ATM机里 我以为运气来了”

“我也不缺那点钱,但看到卡就留在机子上,我以为我的运气来了……”法庭上,孙伟说,因为被小小的诱惑牵着走,他从失主遗忘在ATM机里的信用卡上取走了1.5万元,前天因犯信用卡诈骗罪,他被判刑1年,缓刑1年,并处罚金2万元。

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王雨馨

ATM机器里有张银行卡,取了1.5万元

今年2月16日,34岁的孙伟拿着表哥的银行卡到一家银行的ATM机营业点取钱,意外发现隔壁ATM机里有一张被人遗忘在那儿的信用卡,“上面还有不少钱,最多可以取1.5万元”。

孙伟交代,其实,他是做生意的,并不缺钱,可那一刻诱惑太大了,“感觉这就是我碰到的运气,应该抓住才对”。

于是,孙伟开始尝试从ATM机里取了5000元,然后是第二次、第三次,直到第四次。机器提示余额不够了,孙伟才刷卡走人。

离开银行后,他将卡随手丢了。

“银行现在都有监控,会不会监控盯上了我……”回到家的孙伟,吃饭、睡觉、走路脑海中回想的都是这个问题,“监控肯定知道我是从隔壁ATM机过来的人,继而我首先使用的银行卡找到我表哥”。

一想到这儿,孙伟马上跟表哥谎称自己不小心把银行卡弄丢,让表哥赶紧去银行挂失。

孙伟说,这样做就是不想日后连累表哥。同时,“我以为这样就算银行锁定了我的模样,但要找到我本人也是大海捞针”。

心里的如意算盘打了不到半个月,3月初,警方还是找过来了,先是找到他的表哥,很快又将目标锁定为孙伟。

在警方的劝说下,孙伟将赃款如数归还并自动投案。

“马大哈”失主5天后才发现卡不见了

失主刘女士这边,自打2月16日那天取过钱后,5天后才发现卡不见了。

她赶紧报了警。事情过去后,刘女士捧着失而复得的钱喜出望外。

其实,像这样的马大哈失主还是很多的,前不久二七法院也庭审了一起案件,那个失主也是取钱后将银行卡丢在ATM机里。幸运的是,取他钱的人因为害怕第二天投案自首了。

法官说,这样的幸运并不能眷顾每个马大哈失主,所以劝诫失主还是小心,不要大意忘拔银行卡了。

最终管城区法院判孙伟犯信用卡诈骗罪,结合其系初犯、偶犯,自动投案等情节,判刑1年,缓刑1年,并处罚金2万元。 线索提供 邢艺伟 孙佳